

声音并非唯一的表达

本刊记者 曾卓崑

谱一曲仲夏的梦

“那时，抬起头看天空就觉得外面好大……院子里紫色的喇叭花都开了，串红也已经能吸出蜜来，枣树和槐树遮住一片阴凉，蝉声一阵一阵的，天空中有蜻蜓飞过……”这是作家笔下北京的夏天。陈婧霏的声音就让人想起夏天。她的声音仿佛仲夏的梦，丰富而有层次：纯净以外，还有梦幻、迷离的色彩，这声音为本是用来听的歌平添了视觉冲击力。

陈婧霏是北京孩子，在西城读书、长大，爷爷奶奶家离颐和园近，儿时偶尔去玩。她歌中所唱的《夏宫》，正是 Summer Palace。1884年至1895年，清漪园重建，改名颐和园。2018年，陈婧霏唱《夏宫》，拉开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。浪漫与唱游间，回忆的是爱而不得的曾经，等待的是狂风骤雨后的理想世界。在《夏宫》中，陈婧霏刻画了两种情绪节奏：一种是平静，是“迷惘幽暗的曾经”，是“浪漫多情的天性”；另一种是狂想，是“在狂风和暴雨的反复里”，是“在孤独和压抑的深渊里”。她说：“夏宫，是段真实又不真实的记忆，是存在又不存在的彼岸，是我为自己创造

陈婧霏

唱作音乐人、词曲作者、导演

2012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。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。2020年12月29日发行首张同名专辑《陈婧霏》，该专辑由其本人完成全部词曲创作。



的伊甸园。”

“与其说这是一首写颐和园的歌，不如说是陈婧霏用儿时回忆的画面写出自己内心世界的镜像。金融业出身的她有个导演梦，却又在误打误撞间进入音乐圈，开始用词和曲讲故事。在她看来，这些曲折的道路都是寻找绝对理想的过程。”这话是引用的，却很贴切。金融业出身，是说2008年陈婧霏考入清华经管学院，由此开始了在此领域的专业学习；说她有个导演梦，是因她曾尝试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，遗憾复试没有过关。

“上学是我擅长的事，而且我确实努力学习。我是会找规律的那

种学生，面对考试，有规律、有标准，我多花点时间，就能找到一些窍门、共性、技巧……所以我能考明白。不过我也不算主流叙事里那种超级好学生，也不是每次都能考第一。上清华有幸运的成分，那一年我分数考得很高，上了第一志愿，清华大学的经管学院。”

恰是清华大学，人们印象中的理工圣殿，呵护了她的梦想，给予她逐梦的舞台。

“我大学时泡在话剧队的时间比花在专业上的时间多。”陈婧霏说。她感念清华之广阔，也感谢清华之包容，“大一大二时，在戏剧社我们更多的是看戏和演戏，向师

哥师姐学习，到了大三，我们成长、成熟了，就有机会做导演。我当时模仿戏剧家品特，改写了一部作品，是一对情侣演出双重身份——既演自己，又演分裂出的自己。”

也许这次尝试奠定了陈婧霏的某种视角：她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就叫《陈婧霏》，“在我的设想中，陈婧霏不是我，而是一个人，我在出演‘陈婧霏’”。整张专辑，除了歌声与旋律，还有一种电影片场的感觉，有旋律、有歌词，有背景声，甚至念白，难怪专辑的介绍文字中说“欢迎走进陈婧霏的人生片场”。

声音并非唯一表达

“我清醒地知道，之于我心底的绝对理想的地方是不存在的，直到我把它创造出来。”陈婧霏说自己从小爱幻想，这点有些像她父亲——一家出版社的编辑，浪漫、喜欢电影、也喜欢幻想。父亲是比较传统的一代人。他有很多影碟，当他不在家的时候，陈婧霏就自己偷偷看，由此打开了一个新世界。

“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《阿甘正传》，当时就被震撼了，里面的女主角四处巡演、迁徙、流浪，那时候太小，模模糊糊的，但还是被那个旅程感动，明白了什么是自由的状态。”

陈婧霏说自己每天上学，在家和学校来回的路上都在想怎么给自

己编一个有意思的故事。“我只知道除了学习之外，我想干点儿别的，但那是啥？我并不知道。我喜欢做梦，但不知道怎么实现，这也是促使我去考导演系、去写剧本的原因，探索之后才慢慢知道那不是我的成长路径。——做导演非常难，要有资本、懂艺术、懂人，和各种人沟通。我好像只喜欢把片子拍出来的过程。那时候家里人也说，咱就是普通家庭，你也不是查尔斯王子，没法去学艺术，所以这个理想就放下了。”

清华经管的课业，她亦熬过了，像许多彼时经管学院的毕业生一样，考研和出国两条路，她选择了出国，到美国去学习，还是学金融。

但在异国，在纽约，陈婧霏感到如此孤独，她向朋友哭。谁说眼泪中不会藏着自我发现，哭泣中没有破茧成长呢？！下定决心后，在美国读了半年金融的陈婧霏回到国内，一边在机构任职教英语，一边探索自己的路。

她看到了伯克利音乐学院招收硕士研究生的通告，那是伯克利招收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。美国的音乐教育多半是本科设置，伯克利音乐学院的研究生院在西班牙马德里。2016年，陈婧霏完成了在伯克利音乐学院音乐管理专业的学习。她如破茧成蝶的蛹，当茧终于被冲出破口，所透进的光亮让陈婧霏“活”了。

“当终于转到这条路上的时

候，好像一切开始变得‘对’了起来！”陈婧霏说。

在伯克利时，有一次有人问她能不能写歌，会不会唱小样。“我说我不会。在那之前，我没写过歌，唱歌也没什么技巧，只是听了很多英文歌。有时候别人唱，我就跟着唱，但也没什么自信。不过他们会说，你唱得比我们专业歌手都好，因为那些专业歌手唱得太完美了，没有人味儿。我觉得被尊重，被看到了。”

再后来有人说需要一个中国人来写歌，陈婧霏就开始摸索着自己写了。从歌词开始，因为歌词门槛低一些。“我就去研究别人写词，找了一些香港的词人去学习和模仿。再加上我课上学了MV剪辑，我喜欢在脑海里剪辑，把歌配上自己想象的画面。这跟我小时候的幻想是一样的，非常自然，用现在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找到了自己的赛道，自己的语言。”

“和高考有点像，找规律的技能又用上了。我去网上搜，去拆解，怎么才能写一首歌。后来发现，一首歌首先要要有和弦，如果我很喜欢某一首歌，我就去查它的和弦谱，都能查出来，比如很多流行歌曲的和弦都是1645，我喜欢的歌和弦是1325，我就把它变成一个loop。再自己哼哼，觉得好听，就可以了。第一首歌就这么仓促地做出来了，再有其后很多首歌。”

就是这样一个女孩——自发探



陈婧霏在南京草莓音乐节（左），哈尔滨草莓音乐节（右）上演唱

索的、希望表达自己的、小任性却不耽误学习的……当这个女孩长大的时候，所迸发出的能量是多元而巨大的。此前的一切积累——所做的梦、所看的电影、所学的语言、所心仪的导演、所喜欢的表演——都是养分，滋养出一个她。而对于此时的她而言，声音，从来不是唯一的表达方式。

她作词、作曲、拍摄MV……与其说成为了一名音乐人，不如说是制作人。在早前的音乐中，她就曾尝试用声音做画笔，描绘融合油画质感和胶片颗粒感的水墨画。到了这张全词曲创作同名专辑，她试图用声音连接不同时空，进行一场用音乐结构电影的跨界实验。

她终于可以在歌曲中唱出自己，融入自己的梦，表达思考和情绪。《人间指南》《消亡史》《深蓝》等代表作一经发行即受到行业关注

以及喜爱，当唱片公司主动找上门来，当MV获得好评时，陈婧霏轻轻舒了一口气：好像，没有想象中那样艰难！

有一条路通向别处

“在清华上学，我从一开始就觉得，天啊，厉害的人太多了！坦白讲，未见得同学有多热爱经管这个行业，但他们就是厉害——就是做什么都厉害，所以选择了最热门的、最有挑战性的行业。在这里做事，会很有成就感，也能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。”

“我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，我没有更好或是更差。我也曾在知名的咨询公司实习，拿到工资时也很开心。我记得当时的感觉，走进国贸的公司，打卡，好像是被人拧过的螺丝钉，就在生产线上。那时候我十八九岁，没有资格去抗拒，也

谈不上讨厌，而且身边的同学也都在做这样的事情，很多人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啊。但总有两个自我，一个在体验这种生活，另一个就在看、在冷眼旁观。”

在校园里，陈婧霏也唱过歌，清华有校园歌手大赛，她大三那年参加过。大礼堂的灯光无法与专业电视台的演播厅或演唱会相比，但对于陈婧霏来说，那是一个真实的舞台，“起码是一个期待，是我日常的逃离，我在寻找一些东西补偿我的压抑。当然了，也为此付出代价，自由散漫，成绩欠佳。”大四毕业的时候，不知哪个朋友提议了演唱会。包括陈婧霏在内几个想唱歌的人就自己承担成本，在学校对面过街天桥那边的一个小酒吧租了场子，也没有卖票，把朋友们叫过来玩。

希望寻找不一样的陈婧霏在叙述中，常提到“别处”。“我一直

希望找到这个‘别处’，因为我觉得我脑子里的世界，没有人会帮我实现，而那个世界我觉得更有意思和更安全。没有什么比创作更能让我觉得可以表达自我，让我觉得每天起床是有意义的。”

她的歌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寻找：

We are not in the world, the
true life is absent

The place in which I' ll fit
will not exist until I make it

An artist of the purest kind, a
poet with no poems

A musician with no tones

My life is my work that I
devoted all my love to it

Cuz I believe life imitates art

我们并不身处世界，真正的生活是缺失的

适合我的地方不存在，除非由
我亲手建造

有着最纯洁心灵的艺术家，不
写诗的诗人

不谱曲的音乐家

我的生活即我的作品，我已将
所有热爱投注其中

因为我相信，生活模仿艺术

（《生活在别处》，节选）

2021年陈婧霏受邀参加湖南卫视音乐综艺节目《谁是宝藏歌手》，同年开启“在别处”巡回音乐会。《谁是宝藏歌手》的分量很重，选手、嘉宾以及评委都很“大咖”。

陈婧霏说自己非常幸运，在《谁是宝藏歌手》中能够与众多资深歌手同台演唱。“我很感谢他们欣赏我，觉得我有发光的地方。一开始我也很紧张，很多资深的前辈们出专辑、唱歌的时候我还是学生，在所有选手中我资历最浅。我也在观察他们如何应对紧张和压力。资深歌手们一样也很紧张，后来我就想开了，该咋唱咋唱，反倒轻松了。”

人的成长是认识自己、发现自己的过程。而立之年的陈婧霏终于找到了自己。

她说还记得自己当时在美国办好了退学手续，心情很痛苦，想着要回家去面对残局。还剩最后几天，她买了一张廉价机票去纽约找朋友，后来在法拉盛（纽约的一个华人聚居区）找了个青旅，一间房十几个床位，每个30多刀，就住那儿了。房间里是各个国家的人，“我大包小包，各种行李，很没有安全感。有一个黑人女孩，一直在自拍。她问我，能不能帮她拍一下。她说她从华盛顿来纽约上一个舞蹈课。我们还去了时代广场，遇到了一堆‘蜘蛛侠’。为什么我现在还记得这么清楚，因为那是我人生中非常迷茫和恐惧的一天，我遇到了这样一个女孩，我的沉重仿佛被她给打岔了。”

“我从来没觉得自己会唱歌。如果我不写歌，我不会专门唱歌，我也不是去唱卡拉ok的那种人。我为什么一路找自己找得比较辛苦？

当别人说，婧霏你喜欢音乐，我觉得不完全。其实不是音乐，我也不仅仅是喜欢唱歌，我到底喜欢什么呢？我发现我喜欢唱自己写的歌。”

“我太知道自己是怎么探索过来的，我原来不知道自己可以，但后来发现可以。”当被问起想对清华的学弟学妹说什么，她说：“很多人都说寻找自己、寻找热爱很难，有的顾及及放弃成本太高，在犹豫中流失时间；有的妄自菲薄自己非科班出身，不是什么‘二代’，没有人脉资源……真的迈出那一步，有多难？至少以我的实际经历来说，没有难于上青天。我在戏剧社的好友，其中两位已经是专业的导演了，至少在专业领域做得不错，成为了艺术行业的从业者。艺术的门槛没有那样高不可攀。我想劝他们纠结少一些，捆绑少一些，勇敢多一些！”

在陈婧霏《人间指南》的歌中，她唱道：

朋友们总叫我别太纠结太敏感
越是敏感 越是难堪 怎么办

这时代有太多选择太少安全感
美食榜单 精品片单 追不完

用无聊打发着无聊 麻烦谋杀麻烦
保持忙碌 保持盲目 多荒诞

时间是海 欲望是船 哪里才是
我彼岸

给我一本 人间指南 让我找回
方向感

勇敢迈出那一步，成为真实的自己，人间指南以及生活的方向感，是不是就掌握在自己手中？！